

霍加斯·莎士比亚系列



Hogarth
Shakespeare

Edward
St Aubyn

DUNBAR 寻找邓巴



「英」爱德华·圣奥宾

陈以侃

译
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寻找邓巴

〔英〕爱德华·圣奥宾——著
陈以侃——译

DUNBAR

Hogarth
Shakespeare

-
Edward
St Aubyn

-
King Lear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寻找邓巴

[英] 爱德华·圣奥宾 著
陈以侃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邓巴 / (英) 爱德华·圣奥宾著; 陈以侃译.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9 (2018.11 重印)
ISBN 978-7-5596-2366-9

I. ①寻… II. ①爱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6178 号

DUNBAR

By Edward St Aubyn

Copyright © Edward St Aubyn 2017
First published as DUNBAR by Hogarth,
an imprint of Vintage. Vintage is part
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
of companies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8
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
Co., Ltd.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
Random House (North Asia)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“企鹅”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。

未经允许, 不得擅用。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8-4822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特约编辑 刘默 潘骏秋
责任编辑 楼淑敏
封面设计 尚燕平

未
UnRead
—
文艺家

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
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字数 132 千字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7 印张
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2366-9
定价 55.00 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5243-5752 (010) 6424-383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录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UnRead

—
文艺家

1

“我们没有吃药。”邓巴说。

“我们停药了，我们疯掉了。”皮特唱了起来。“我们病好了，我们停药了！昨天，”突然，他把声音压低，像是在密谋什么，“我们的口水还滴在毛巾布的睡袍领口上，可现在我们都停药了！药我吐在花瓶里，那些一叶兰此刻镇静至极！要是你每天收的那些百合……”

“一想到那些百合是谁送的……”邓巴吼起来。

“冷静啊，老家伙。”

“我的帝国被她们偷走了，换来了什么？这些破百合！”

“呀！你也把帝国给丢了啊，”皮特突然换成一副热心过头的女主人的样子，“那我一定得把三十三号房间的加文介绍给你认识。他在这里用的是假身份，其实他是，”皮特又压低了声音，“**亚历**

山大大帝。”

“全是胡说八道，”邓巴斥骂道，“那人死了好多年了。”

“没错，”皮特此时成了哈莱街^[1]的心理医生，“要是这些百合有所困扰，被检查出了一些精神分裂的倾向——注意，只是倾向，只是朝可能的分裂型人格有所倾斜，绝非实打实的那种——那么，它们的症状是可以缓解的，只会留下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副作用。”他朝前探出身子，窃声道，“那些杀人的药我就吐在花瓶里，跟你的百合在一起！”

“过去我真的有过一个帝国，”邓巴说，“我跟没跟你说过它是怎样被偷走的？”

“说了很多回了，老弟，很多回了。”皮特的心思又不知飘到了何处。

邓巴费劲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，终于挺直了身子。阳光斜斜穿透特等病房的加厚玻璃，他眯起眼睛看。

“我当时跟威尔逊说，我的职务会变成‘非执行董事会主席’，”邓巴开始了，“保留飞机、随从、房产和必要的特权，但是把重担——”他伸手拿起那一大瓶百合，小心地摆到地板上，“把日常管理信托的重担下放。自今日起，我就是这样跟他说，世界是我无忧无虑的游乐场，假以时日，也将成为我一人独享的收容所。”

[1] 伦敦中部一条街道，自19世纪开始聚集了大量知名的私人诊所。（以下若非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“哟，这句好，”皮特说，“世界是我一人独享的收容所，这句之前没说过。”

“‘但一切都是归于信托的，’威尔逊跟我说，”随着故事的进展，邓巴也激动起来，“‘送掉信托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既被送走，又能保留的。’”

“这是无法维系的立场，”皮特插了一句，“就像 R. D. 莱恩^[1]跟那个主教^[2]说的一样。”

“我讲事情的时候请不要打断我，”邓巴说，“我告诉威尔逊这只是为了避税，我把公司直接交给姑娘们，就没有继承税了。‘还是交点税吧，’威尔逊说，‘否则你就是在剥夺自己的继承权。’”

“啊，这个威尔逊我喜欢，”皮特说，“听上去像是个聪明人，像是个有药——不，是有脑子的人。^[3]”

“他只有一个脑袋，又不是怪物，”邓巴不耐烦地说，“我那两个女儿才是禽兽。”

“只有一个脑袋！”皮特说，“这家伙可够没劲的！我只要吃了抗抑郁的药，脑袋多得就跟女帽里的蜜蜂似的^[4]。”

[1] R.D. 莱恩 (R.D. Laing, 1927—)，苏格兰精神病学家，1960 年发表《分裂的自我》，对精神分裂症的阐释影响深远。“无法维系的立场”是他在《自我和他者》一书中探讨的一个概念，指因对自我发出多个无法同时满足的指令而产生心理问题。

[2] 皮特在这里借用了英文里的一个固定表达，“就像女演员对主教说的一样”，一般用来暗示之前所说的话里有下流或好笑的隐藏含义。

[3] 此处，皮特为了说俏皮话，把押韵的“heads (脑子)”和“meds (药)”混淆，让威尔逊的脑袋变成了复数，也造成了后文的指涉。

[4] 借用了英文的固定表达“a bee in a bonnet (帽子里飞进了一只蜜蜂)”，形容有烦心事。

“得了，得了。”邓巴说。他抬头望向天花板，然后模仿威尔逊厉声喝道：“‘没有权力本身，你就不要迷恋权力衍生的那些花样了。否则，就只能算是，’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寻找一个能替代的说法，但最后还是放任那两个词从头顶上方的石灰涂料砸向自己，“‘堕落、放浪。’”

“啊，堕落、放浪、衰败、死亡，”皮特用悲剧演员的颤音说道，“踏着每个音节，我们走下窄窄的坟墓。台阶上的脚步多么轻盈，就像一群弗雷德·阿斯泰尔^[1]，但手里旋动的不是拐杖，而是镰刀！”

“见鬼，”邓巴涨红了脸说道，“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打断我？以前我说话从来不会被打断，他们只会温顺地听着。就算开口也是为了恭维我，要么是在跟我暗示什么生财之道。而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好啦，朋友们，”皮特说，就像眼前聚着一群愤怒的暴徒，“给这位先生一点空间，我们听听看他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‘我的事用得着别人指手画脚？’”邓巴吼道，“我当时就是这么跟威尔逊说的。‘我现在只是通知你我的决定，没有问你的意见。你只管实现它！’”

邓巴又抬眼看天花板。

“‘我不只是你的律师，亨利。在你还剩下的朋友里，我是和你交情最久的一个了。我说这些是为了保护你。’”

“‘友谊也是有范围的，’我怒喝道，‘我自己一手创办的公

[1] 弗雷德·阿斯泰尔 (Fred Astair, 1899—1987)，美国演员、舞者、歌手。

司，不需要别人来教我怎么做。”邓巴举起拳头朝天花板挥了挥。“那句话说完，我抓起书桌上放在一堆纸巾中的一个‘法贝热蛋’^[1]——已经是那个月第三个了：那些俄国人所谓的‘皇家气派’是如此无趣，就是一群犹太暴发户、窃国者，扮起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亲国戚——我才用不着这些‘该死的俄国垃圾’，我一边骂一边把那枚彩蛋扔进了书桌后面的壁炉里，里面一下全是珍珠和碎珧琅。‘这玩意儿我女儿怎么说来着？’我问威尔逊，‘布灵布灵’^[2]！该死的俄国布灵布灵！’

“威尔逊依然不为所动。我的这些小孩脾气几乎成了日常，这让我的医疗团队也有些担心。你看，”邓巴对皮特激动地说道，“现在我已经完全能读懂他心里的想法了。我已经有了……”

“恐怕你已经有了‘精神紊乱洞见’^[3]。”哈莱街的皮特医生说道。

“呸，别再给我演医生了。”

“那我该演谁？”

“见鬼，就演你自己。”

“啊，这个我还不太会，亨利。点一个更好模仿一点的吧。约翰·韦恩^[4]怎么样？”皮特没有等回复，“得从这破地方冲出去了，

[1] 法贝热蛋 (Fabergé egg)，制作者为法贝热 (Karl Gustavovich Fabergé, 1846—1920)，俄国金匠、珠宝首饰匠人、工艺品设计师，其作坊精制的复活节彩蛋被俄国和其他各国皇室视作珍品。

[2] 音译Bling，指浮夸、闪光的饰物。

[3] 指精神病患者在困惑阶段过去之后，会建立一种假想的秩序，于是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又变得清晰懂了。

[4] 约翰·韦恩 (John Wayne, 1907—1979)，美国演员，以擅长扮演西部英雄著称。

亨利，”他拖长了语调说道，“明天日落，我们这两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真男人，就该在温德米尔^[1]的酒馆问店家要酒喝了。”

“我一定得把我的故事讲出来，”邓巴哀号起来，“上帝啊，别让我发疯。”

“你知道，”皮特对邓巴的哀伤似乎视而不见，“我是，我过去是——曾经是——但谁又说得清我过气了没有——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，但我患了忧郁症，一种戏剧性的病症，或者说，是喜剧人的悲剧性病症，或者说，是悲剧性的喜剧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病症，或者说，是过气喜剧人假想的悲剧性病症。”

“停下行吗？”邓巴说，“我脑子乱了。”

“嘿，我抗抑郁了，我抗抑郁了，”皮特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一边唱一边勾住邓巴的手臂，想让他也旋转起来，“抑郁抗过头嘞，我变躁狂啦。”他的歌声突然停止，还一下松开了邓巴。“这时传来一阵刹车时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，”插播完一句话外音，皮特又开始了他的哑剧表演，“他像个男人一样打着方向盘，在悬崖边将车停住。”

“我看过你的各种面孔，”邓巴含糊地应道，“在各种银幕上。”

“啊，我也没说我是独一无二的呀，”皮特的神色中有种谦逊的自豪，“不是只有我一个皮特·沃克。1953年，因为母亲的疏忽，我被抛入这‘泪谷’^[2]，事实上，当时，光伦敦的电话簿里就有两

[1] 英格兰最大的自然湖，位于坎布里亚郡的湖区。

[2] 原文“vale of tears”，基督教习语，指充满哀苦的尘世。

百三十一个皮特·沃克。非但不缺，简直过剩。”

邓巴站在房间正中，像被定住了一样。

“是我扯远了，”皮特欢快地说道，“跟我说说你的‘医疗团队’吧，老头儿。”

“我的医疗团队，”邓巴脑中一片翻腾，这熟悉的词就像手边的栏杆一样被他抓住，“没错，没错，就在我把决定告诉威尔逊的前一天，我的私人医生鲍勃自己找到威尔逊，跟我说我‘大脑中有些小异样’，还说‘其中尚未发现什么值得大家过分担心的问题’。”

“这世上难道还有什么本该让人过分担心的事吗？”皮特忍不住问道，“难道需要我们‘适当’担心的事还不够多吗？”

邓巴摆摆手，没有多加理会，像是赶一只特别执着的苍蝇。

“可是，根据那个满嘴胡话的医生——那条光鲜的毒蛇、狡猾多变的‘十二面人’——他应该医术很精湛才对啊，毕竟他唯一的病人可不是别人，是我啊，亨利·邓巴，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起了胸膛，“亨利·邓巴。”

“不会是那个加拿大传媒大亨——亨利·邓巴吧？”皮特问道，一副兴奋难耐的样子，“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，或许还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？”

“是，是，就是我，至少是我的名字——我现在说到某些话就连不起来，像掉到漩涡里，不停转着圈儿。总而言之，根据那个可恶的叛徒——我的那个医生的指示，应该尽量少让我发脾气，就算发了脾气也随我去，不要太当回事。”

“明天下午，‘风暴亨利’穿过湖区时，‘脾气’将达到顶峰，”皮特

播报着，“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爬进地窖，并把自己绑到大石头上。”

恼人的苍蝇越来越多，邓巴挥舞起了手臂。

“我……我刚说到哪儿了？啊，对，看我小小发了一下火，威尔逊还是没什么反应，大概觉得不理我才是对的。这时候，我注意到壁炉里那个彩蛋似乎没受到什么伤害。蛋壳是磕坏了，但里面是金子做的，并没有顺从我的意愿摔个粉碎。我走过去，将我的雷霆之怒全踏到这个要把人逼疯的玩具上，但这东西比我想象中更难对付，一踩就滑走了。还好我及时抓住了壁炉架，才没有跌个颜面扫地。我看见忠诚的威尔逊站起来，又重新坐下。被这一吓，我怒气尽消，顿时伤感起来。

“‘我老了，查理。’我一边跟威尔逊说，一边捡起那个彩蛋，努力压制心里的恐惧。这种恐惧自从达沃斯那次莫名其妙的意外之后就一直纠缠着我：怕摔倒，怕这居心叵测的身体再背叛我。‘我不想再负担这么多事了，’我说，‘姑娘们会照看我的，她们不是最喜欢替老爸瞎操心吗？’”

“简而言之，”皮特用浓重的维也纳口音说道，“‘他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他的母亲！’就像弗洛伊德在‘乡愁大道’和‘远游渴望’^[1]的拐角上对主教说的那样。”

“我把离我最近的窗打开，”邓巴不受皮特干扰继续说着，“把彩蛋投给了吹过的风。‘有人今天要收到大礼了。’我说。

[1] 以上两个地名分别为 Heimatstrasse 和 Wanderlust，应是皮特随口联想出来的两个德语词，根据拼写，有“乡愁大道”和“远游渴望”之意。

“‘前提必须是没被砸破头才行，’威尔逊说，‘脑袋可比金块要脆弱多了。’”

“啊，这个威尔逊可真有智慧。”皮特说。

“‘要是砸到早听见叫声了，’我让他放心，也在桌边坐下，‘人都擅长隐藏喜悦，遮掩痛苦就没有这么在行了。’我这样说着，想送威尔逊一个礼物，‘这玩意儿你拿一个去吧。俄国布灵布灵我太多了，要做个法贝热蛋都绰绰有余。’我打开抽屉，把同样一个亮闪闪的花哨东西丢了过去。威尔逊跟我和我的家人玩这种抛接球的把戏已经好几十年了。最早是一个周日他来吃午餐，看到我们都在花园里打棒球，像个普通的家庭一样——像个努力演绎普通家庭的家庭。威尔逊轻松接住彩蛋，扫了一眼深红色的蛋壳和上面细小钻石纵横交错构成的网格。他不予置评，把它滚到扶手椅边的桌子上。彩蛋碰到梅森^[1]咖啡杯，摇摇晃晃靠住了。”

“细节太棒了，亲爱的，”皮特说，他现在成了喜不自胜的戏剧导演，“特别特别好。”

“‘你应该至少保留一部分股份，’威尔逊说，‘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他们不会再允许“环球一号”供你私用的。747不可能归在个人名下。’”

“‘允许？’我咆哮起来，‘允许？！邓巴的想法谁敢阻拦？邓巴的愿望谁敢拂逆？’”

“邓巴啊，还用问吗？”皮特说，“除了他自己，谁也没有这

[1] 德国著名瓷器品牌，被誉为“欧洲第一名瓷”。

样的权力——他曾经有，过去有。”

“没有这个条件，我的礼物就不给了！我说到做到，非照我的意思来不可！”

这时，敲门声响起。邓巴立刻噤声，表情变得像是被捕的野兽。

“就提醒一句，”皮特说着一下蹿到他身边，“老头儿，记得吃药的样子要有，但别真吞下去。”他悄声叮嘱道，“明天是大逃亡的日子，是我们伟大的越狱时间。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”邓巴也低声应道，“大逃亡的日子。进来！”他随即很有气势地喊了一声：“进来！”

皮特刚才就在哼《碟中谍》的主题音乐，这时突然朝邓巴眨了下眼睛。

邓巴也想回应，但他无法分别控制左右眼睑，结果就变成对着皮特同时眨了眨双眼。

两位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了，上面全是药瓶和塑料杯。

“先生们，下午好呀，”罗伯茨护士说道，她是其中岁数比较大的一位，“你们今天觉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罗伯茨护士，”皮特问道，“我们可能有不止一种心境，更何况是两个人加在一起？”

“你又要跟我来这套了，沃克先生，”罗伯茨护士说，“今天你们有没有去聚会啊？”

“我们的聚会我们去过了，很高兴地向您汇报，在一派温暖祥和的气氛中，我们成功地和大家一起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。”

摩尔顿护士忍不住哧哧笑起来。

“别怂恿他，”罗伯茨护士叹气表示批评，“你们不会再偷偷跑去酒吧了吧？”

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皮特问。

“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啊。”罗伯茨护士嘲讽他道。

“天底下还有什么东西能把我诱出这片举世公认的人间乐土？”皮特又用出了他悲剧演员的颤音，“在这个百忧不侵的避风港湾，到处是天然的抚慰剂，山谷里温情的河流像乳汁般流淌，如绸如缎，灌溉那些被娇惯的客户的躁郁的心。”

“行了，”罗伯茨护士说，“我们会盯紧你的。”

“在这梅豆米德皇宫里，”皮特说，瞬间变身成为一名德军统帅，“我们的防卫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那百分之零点一差在哪里？就是你们这些家伙把己方的一名军官锁到了窗台上，整宿的霜冻啃掉了他一根手指！”

“瞎扯也扯够了吧，”罗伯茨护士说，“这花瓶怎么在地上？摩尔顿护士，能麻烦你一下吗？然后，请你送沃克先生回他自己的房间，邓巴先生需要午休。现在大家道个别吧，让邓巴先生也能有片刻的安宁。”

“到时见了，伙计。”“约翰·韦恩”说着朝邓巴眨了下眼睛。

邓巴还是双眼同时眨了好几下，表示他明白对方的意思。

另外两人出去之后，罗伯茨护士推着车进了卧室。

“如果你问我意见，我倒觉得你少跟沃克先生待在一起为好，”她说，“他总让你心神不宁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邓巴态度谦卑，“你说得很对，护士。这人是有些乱

七八糟的，有时候甚至有些可怕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觉得可怕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从来都不爱看《千面人皮特·沃克》——每次都换台。我觉得无论怎么比较，都是丹尼·凯^[1]更好呀。那时大家更单纯一些。还有迪克·埃莫瑞^[2]，真是笑死我了。”她一边拍打着邓巴的枕头一边念叨着，而邓巴就坐在床沿，俨然一副老年人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模样。

“现在，我们该吃下午的药了。”罗伯茨护士说道。她挑出两个药瓶，又从摆在推车一角的塑料杯中取了一个。

“我们先吃这个绿色加棕色的药，这药可好啦，吃了会觉得很暖和、很舒坦，”她使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，这样可怜的老邓巴才容易听懂，“然后再吃这个白色的大药片，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觉得女儿们不爱我啊之类的。可不就是女儿们出了钱，让你能在梅豆米德这儿舒舒服服地放个长假吗？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大人物，多忙多累啊，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

“我知道她们是爱我的，真的，”邓巴接过小杯子，“我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迷糊。”

“迷糊是正常的，”罗伯茨护士说道，“所以你才会来这儿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照顾你了。”

“我还有一个女儿……”邓巴刚开了个头。

[1] 丹尼·凯 (Danny Kaye, 1911—1987)，美国演员，个人特色是滑稽的肢体动作、另类的哑剧表演，以及连珠炮似的歌曲。

[2] 迪克·埃莫瑞 (Dick Emery, 1915—1983)，英国喜剧演员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之一。

“还有个女儿？”罗伯茨护士说道，“天哪，我真得去跟哈里斯医生商量一下你的剂量了。”

邓巴把药片倒进嘴里，接过罗伯茨护士递过来的杯子，喝了口水。他感激地朝护士笑了笑，在床上躺好，不再说话，直接把眼睛也闭上了。

“美美地打个盹儿吧，”罗伯茨护士推着小车朝外走，“做个好梦！”

一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，邓巴唰地睁开眼睛。他坐起来，把药都吐在手上，然后从床上爬下来，缓缓踱到客厅里。

“禽兽，”他嘟囔着自顾自地骂道，“秃鹫，撕扯我的心、我的内脏。”他想象着它们头顶蓬乱的羽毛中全是血污和烂肉。奸诈、淫荡的贱货，居然腐化了他的私人医生——这人可担负了给邓巴检查身体的重责啊，他有权利采集邓巴的血样和尿样，检查他是否有前列腺癌，用手电筒照他肿起的扁桃腺。不可想象，不敢想象——他的私人医生竟被腐化成了她们的……她们太过独享的“妇科大夫”，她们的男妓，她们的交媾工具，蛇蝎般的假阴茎！

他用颤抖的大拇指把药片从花瓶的瓶颈处按了下去。

“你们以为用这些药物就能让我疲软吗？嗯？”邓巴说，“挺好，你们最好当心，贱货们，我要回来了。我还没玩儿完。我要报仇。我要——还没想好要做什么——但我……”

词句迟迟不来，决心表达不出，但怒火在他的胸腔中越烧越旺，直到他开始咆哮，如同一匹正待发起进攻的狼。咆哮声很低沉，也越发骇人，只是他想不出要如何收场。突然，邓巴把花瓶